

天曙以前是不大写散文的。实际上,这些年他在艺术创作之外,文章倒没少写,书也没少出。他是一个有研究癖的人,精力主要集中在艺术史和艺术理论的研究上,从2003年以来陆续整理和出版了《宋克书法研究》《周亮工全集》《感旧——周亮工及其(印人传)研究》《鮚崎亭集批注》《中国书法史》《汉魏六朝书论研究》等一批学术著述,都是些挤了又挤的“干货”,常常被女儿朱湾讥讽为“毫无文采”,这些论文、著作就是我也不能尽数读完。

近两年来,他又尤为关注颜真卿,对颜真卿及其流派研究了不少功夫。

天曙算得上是个勤奋的人。

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中,即便是出差,也从没有停止过对专业的兴趣和思考。他又很投入,我们俩从外面一起回来,常常是我还没回过神来,他就直奔书桌,专注地看书写东西去了。

天曙本科学历史出身,有极好的记录习惯,教育学生最常说的话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的导师

国庆节长假,我快乐地沉浸到李北山先生营造的穿越时间谷魔幻世界里,不舍得出来。这是一次全新的阅读体验。

一对博物馆院子里长大的小兄妹,哥哥丁小丁,妹妹丁小乙,再加上哥哥的同学由小甲和任大壬,尤其还有一只似小狗而非小狗的小怪兽小淘,于博物馆在一天天行将闭馆之际,演绎出“惊天大案”。沉浸在这一套三卷本带强烈玄幻色彩的图文并茂读物中,能感受到博物馆的藏品都是有温度的,都是活的,不信,请看丁小丁一人马上天入地的穿越,以巡天遥看一千河的迅捷,从时空隧道中进行“探险+奇幻”。21世纪都市孩子的敏感好奇加上知识面宽广,使得这几个孩子在时空隧道中不完全是旁观者,他们身不由己地成了参与者,甚至在关键时刻以过人的智慧,借助古代武士侠客和神兽的力量,绝境逢生。如历史上真实的霍去病、司马迁、赵充国等历史人物,书中也一个个充满人情味地与他们如同久别相逢,执手言欢,让人讶异不已。

作家巧妙地运用了传说中的“时间谷”概念。时间谷是丁小丁们串古通今的舞台。原来,在遥远时代,人所处的世界与现在并非完全相同,那里是一个神族、人族和兽族三族共存的世界。这三

王棵新著《桑田日暖》里的时间,是农历的时间,从1983年秋分,到1985年芒种。地点在长江下游离东海不远的冲积平原上,一个叫俞灶乡何家园的村子。

农村走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代后,女主醒兰一家五口(还有珍锦,过继给了醒兰的父母)看到了吃“净白米饭”的美好生活向他们招手,日子有了奔头,于是萌发了率先在村子建大瓦房的梦想,并开始行动。哪知,刚刚进行了两场田埂地界保卫战,家中两个顶天立地的劳动力丈夫凰桃和长子春锦,就在外出昼夜“扒螺”中船毁人亡。一家子刚刚点燃的希望被扯得粉碎,掉入冰窟。至此,四十出头、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妇女醒兰,拖扯着尚未成年的两女一儿,用不可思议的逆劲与倔强,再次启动建大瓦房的梦想。面对征途上出现的各种问题与障碍,尤其与自己一家共院落的夫家大哥(桃桃)大嫂(厉金香)积怨已久的宅地争端,围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急难事件,醒兰一家展开了绝地反击。这些急难事件包括搭凰桃父子灵堂,秋锦辍学、跑班头、状告老

第三次看汪曾祺的散文集《人间草木》。依然觉得常翻常新,余味缭绕。前几年初读汪老,因他之前名声太响,心里期待值提得太高,看的时候竟颇为失望,心想大师的语言怎能如此平平,也没什么金句,如唠家常……遂晾在一边。

很不解为何大家一致夸他好呢,总有独到之处吧。于是,再拿起来读,才慢慢发现他的好,陆续读了好几本。《人间草木》是最喜欢的,也许自己也爱草木,这么说吧,在人生至暗时刻,花草是可以救我的。我从他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的文字里,读出他对草木的深情,对生活的热情以及对逆境的达观与超然。文字看似平淡,实则一句都很用心,整篇金句不多,但总有几句打动你或者让你笑出声来。原来大师的魅力就在于,从不先声夺人,不华丽喧嚣,不要小聪明,而是笃定地等着你回头,你不回头,他也无所谓,懂的人自然懂。

这本书是从花草树木开始,到四季更替,四方云游,再以人物结



竹外信步

□吕欢呼

黄惇先生在他硕士毕业展的序言上说他有“三勤”:眼勤、手勤和问勤,黄老师的说法我是最有感触的。大约七八年前,大家刚开始玩微信,他装上微信后,就和其他人的玩法不一样了,每天把读书学艺的心得用微信记录下来,坚持了整整三年,用文言文写成一千多条微语。当时无论多忙多晚,一日不落,后来又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整理修改出版,由荣宝斋出版社精装成上下两大册,这份毅力和坚持是我天天目睹的。

《艺微》出版之后,颇受好评,中华书局《文史知识》《中国书画》《中国文化报》等多家刊物约他写专栏,报纸杂志不需要长篇大论,要有可读性。我喜欢读文学作品,读到好的文章和片段常常说给他听,也建议他写点轻松的文

字,不必全是严谨的论文,可以记录一些生活、游踪和研究的趣事。

看来天曙是接受了我的建议,随即写了一些随笔,有的写自己的学习读书经历,有的写家乡先贤,有的写读书笔记,这倒激起他新的写作的兴趣。这些文章不长,没有学究气,灵光闪现,轻松好读。2017年和2019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且饮集》《七叶集》和《艺术学记》三部艺术随笔,辑录了他这几年创作研究之余的点滴。

近几年,我们有意识地多次到日本各地游历、办展,中国书画艺术在海外的影响主要在日本,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中国书画作品精彩者亦不在少数,我们还专门去神保町淘旧书,以补充中国书画研究资料的不足,在日

本的所见所闻所思他都有专门的文字记录。

去年冬天,我们全家去巴黎度假。在巴黎参观了卢浮宫、奥赛美术馆、先贤祠等名胜之后,他在巴黎的旅馆里就陆续写了一些观感。我们以前读过朱自清先生的《欧游杂记》,还有梁启超对梁思成夫妇欧游的建议,也有意记录在海外的见闻。回国之后,国内疫情严重起来,闭门不出,宅在家里,整理笔记,他又陆续写了一些读庄子和古代画论的短文,每天给孩子讲一个庄子的故事。

天曙热爱他的家乡,对扬州、泰州、兴化一带的先贤、文化都颇为关注。他的《艺微》就是受乡贤刘熙载的《艺概》启发而写成的。“扬州八怪”中,他尤其关注金农和郑板桥两人。今年春天,他天

天在家看金农的书画,读他的诗,又有很多新的感受。他把这些记录下来,写成了一组金农书画艺术的随笔。

每天早饭后,他洗完澡,煮上一壶茶,孩子上网课,我写字画画,他就在对面的小咖啡桌上,悠然而专注地翻书、写作,有时一天能写出一两篇来。他的稿子全是手写的,本子上改得密密麻麻。每次写完后,他都一定要求我读一读,提提意见,我只好“被迫”着成为这些随笔的第一读者,也成了宅居一乐了。

每天工作之余,全家在院子里走走。

垄上的春天似乎比其他地方来得慢一些,晚一些,树木迟迟不肯发芽,只有院门口的一丛青竹,从冬天一直倔强地绿着,成为我们最亲切养眼的伙伴,我们就想起古人所说的“竹外溪边处士家”的句子来。现在,给他出版过《周亮工全集》的凤凰出版社,又要出版他的这些随笔,我们且为这本随笔取名为《竹外集》。

(《竹外集》,凤凰出版社出版,朱天曙著)

新书架



《维吉尔史诗中的历史与政治》 高峰枫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是拉丁文学的经典,本书集中在史诗中所蕴含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包括维吉尔与奥古斯都的关系、主人公埃涅阿斯的政治寓意、狄多女王这一形象的政治影射、史诗中的神灵如何折射奥古斯都时代的宗教观念等问题。除了对史诗进行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分析之外,本书还将对20世纪影响很大的悲观主义解读、传统的“奥古斯都式”解读,进行分析和评价。



《冬与狮》 兰晓龙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〇年,刚从硝烟滚滚的战场上下来,连长伍千里带伍百里的骨灰回乡,又要火速归队,七连这次要跨过鸭绿江出战。那是一片极寒的战场,衣衫单薄、装备简陋的中国军人将面对摧毁性的现代化海陆空立体攻击。十八岁的弟弟伍万里尾随他登上了军列。长津湖。“快冻死了,可还在追击”,目睹哥哥和战友们用命推进出零距离、将肉身当做炮弹,万里体验到弹尽粮绝、难以归家……



《穿越亚洲腹地》 [瑞典] 斯文·赫定 广东旅游出版社

这是一部关于探险家的真实日常之作,完整呈现斯文·赫定的第四次亚洲之行。全书用类似日记的形式重现了凄凉孤寂的荒野中度过的每一天,记录沿途3年间6000多英里路程的波澜壮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沉睡的楼兰古城,考察古罗布泊风貌,再次踏上西西藏高原,向着神圣的拉萨一路前行。



《文学的读法》 [英]特里·伊格尔顿 海峡文艺出版社

在精彩的分析中,伊格尔顿展示了如何在阅读时充分注意文学作品的语气、节奏、质地、句法、典故、歧义和其他形式方面。他还研究了人物、情节、叙事、创造性想象力、虚构性的意义以及文学作品说什么和表现什么之间的紧张关系等更广泛的问题。作者以其权威性和愉快的观点,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有益的评论。



《日本核殇七十年》 [日]川村泰 浙江文艺出版社

《日本核殇七十年》是日本文化学者川村泰探讨日本经历原子弹爆炸到福岛核电站泄漏近70年间日本关于“核”的文化史。通过对在文化作品、社会思潮以及现实事件的认识变迁和行为变化,折射出日本人对于“核”既恐惧又崇拜的矛盾心理。

在博物馆里寻找飞翔的翅膀

□老 九

一个智慧种族共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彼此既有和平相处,又有战事交杂。后来,据说彼此达成协议,不再往来,世界一分为三,三个种族被隔绝于不同的时空纬度,形成传说中的“大流散”。在这个纷扰的过程中,旧世界有一块小小的土地被遗漏了,它掉入时间的缝隙之中,成为一粒时间胶囊,不属于任何一个世界,也不再受时间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时空纬度,游离于旧世界和新世界之中。这就为丁小丁们提供了波澜壮阔的舞台。

与传说中的仙界一日人间一年正相反,在这个神奇的时间谷里,人间一刻钟,这里却是数周或数月,能发生发展演绎出一个高潮迭起、峰回路转的悲欢离合故事,故事中的重要道具,就是博物馆中的国宝藏品。所以,故事的发生往往都是在博物馆闭馆前的片刻时间,故事悄然撩开神秘大幕,大漠孤烟、驼铃叮当、刀光剑影、人喊马嘶……闭馆之前,丁小丁们从历史纵深处悠哉游哉抽身而出,平安返回到现实的博物馆中,随同众多参观者一同离开。博物馆还是那个博物馆,但在读

者眼底心中,博物馆容纳进了漫漫历史的灿烂星空,诸多的人物、宝藏、恩怨、人性,都绵延不绝,博物馆也寓无限于有限。丁小丁们神游了商朝、西周和西汉某一个故事最紧凑的时间点,在原始丛林、皇宫庙堂、沙漠古国中展开了一系列冒险,又在冒险之旅中解开一个又一个的谜团……

《博物馆下午四点半》是这个系列的总题,分别由《石鼓迷阵》《精绝古国》和《玉蝉之谜》三部组成,其中的一些重要情节和人物、宝物,又有机穿插,并且都围绕神秘的时间谷来展开。故事头绪多,左右逢源。故事有《一千零一夜》里的奇幻,不过那盏神通广大的神灯在这里由小怪兽小淘来担任。在众多离奇瑰丽的经历中,小怪兽神通无边。其实它是怪兽丛林中的老大,愤怒之下能吞噬万物,包括它自己。它还是一只时间怪兽,能让时间倒流,让过往的故事重新排列组合。这样以来,时间谷里的故事就大开大合、石破天惊,较之哈利·波特里的魔法学院,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小神兽乃博物馆中的一只青铜器,它的出神入化也带

三只手的章法

——读王棵长篇小说新作《桑田日暖》

□凸 凹

师,大哥大嫂家访亲、凿壁偷私、建宅,宝锦打毛线、离家出走,出现地震、收取供奉、建庙,赵瓦匠结婚、消失与归来等。

王棵的小说能力,正是在这些大大小小、层出不穷的“战争”策动、展开、对决与收场圆场中,得到了步步惊心、裸露无遗的呈现。按照常规程式,女主醒兰基本上会成为“付出了就有回报”“拼搏了就会成功”、凭一己之力在原乡闯出一片新天地的乡村巾帼英雄。但事实上,为她圆梦的,不是她向土地付出的全部努力,而是在过程中,连同自己的美貌和美德的加持,俘获的纯真爱情。作者凭着堪称高妙的反转,是多方面促成的,而爱情是重要的方面。

乡土中国,无疑是全球农村题材小说的第一生产大国。在这样的情势与压力下,王棵还敢于跻身其间,在不断添堵的行道上不惜再添一堵,没有足够的观察、权衡、胜算和自负,是不可能涉足的。

小说给出的一年半时间,断不可能办到。残酷现实和无常命运带来的真实,我们只能接受。由此可知,书名中的“桑田”之“日暖”,是多方面促成的,而爱情是重要的方面。

乡土中国,无疑是全球农村题材小说的第一生产大国。在这样的情势与压力下,王棵还敢于跻身其间,在不断添堵的行道上不惜再添一堵,没有足够的观察、权衡、胜算和自负,是不可能涉足的。小说的生成常识是,解决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王棵显然不能停留在写农村乃至写农村变迁这一层面——此类小说,我估计多得一万部都打不住,比如贾平凹《秦腔》、李佩甫《羊的门》、罗伟章《百年饥饿》、盛可以《息壤》、魏思孝《余事勿取》等,这些优秀小说,都是王棵要走的,是绕过既有的,或在既有的夹缝中穿行的

路线。如此,需要王棵解决的是,写“农村变迁”里的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

关于写什么,前边已说了,写的是农村变迁中各种各样的“战争”。说来是各种各样,归根到底,《桑田日暖》写的是观念承继之战、利益争夺之战、生命存在之战,以及尊严捍卫与获取之战。那些家长里短,秧秧苗苗,在城里人那里细如尘埃、微不足道的琐事,落在“平原人”个体生命的生长骨血中,件件比天大。

但在我看来,《桑田日暖》最大的成功与贡献,更在于很好地回应了怎么写的课题。我发现,王棵是用三只手在写,一只手拿笔,一只手拿剪刀,一只手拿摄像机,三只手不时轮值,不时共力,运气、发力、干出漂亮的活儿。又各有侧重:拿笔的手,主要贡献朴素、结实的文字和捕捉身体内部的鸟儿与

青蛇,比如大哥大嫂家,访亲活动中的“还饼”一节,牵出的妯娌间微妙得波澜壮阔的心理反应,就被状写得入木三分、惊心动魄;拿剪刀的手,主要贡献结构、节奏、口气、秩序和精兵简政的机制;拿摄像机的手,主要贡献影视艺术才能全息出的画面感、动感和矛盾冲突对撞的刀光剑影。三只手不只是一致对外,更多的时候,它们用自己的互搏之术,呈现了斗智斗勇、以急智带出急智的精彩连场。从原始社会延宕而来的“封建迷信”,在乡村无所不在,作者绕不过它。但作者写的“封建迷信”,更多的是尘世中人对亡魂的敬畏与依从,是心灵最脆弱的那一部分与亡灵的对话,笔触轻重,在实与虚之间、信与不信之间的拿捏,可谓到位。人类总对万物不能解释的地方,那么,只好将这些地方,交给神去管理。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是王棵的三只手,让《桑田日暖》在著述农村变迁这一宏大的小说叙事河流中,以礁石之姿浮出水面,垒成又一人专章与可喜成果。

(《桑田日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王棵著)

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青 兮

尾,正好,世界一切全部揽括其中。我比较喜欢书中《一果一蔬》和《联大师友》章节。

汪老写草木简直对我是一种科普,因我虽然喜爱植物却对它们不甚了解。他让我知道了葡萄喝起来量大惊人,因为葡萄藤的组织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中空想通”,所以说葡萄是在喝水。山丹丹过一年就会多开一朵花,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呢,歌中才会唱“山丹丹花开花又落,一年又一年”,但是唱歌的歌星未必知道,我也不知道。都说梨花像雪,他说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而不透明的,而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你看他说得多美。

汪老先生爱起花来简直天真,金句“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

好友朱德熙拉出去大吃一顿,朋友是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请他到一家小酒馆喝酒的。和朋友喝了一顿酒,他也就从痛苦中走了出来。看来,有些必要的挫折会使人成长得快。原来汪老也曾是个伤心人,因美食与友情而治愈,最终成为一个快乐通透有爱之人。哪怕后来经历坎坷磨难,他都是快活的,他说是因为世界先爱上他。很多达观的人也是靠后天自我成长,他们本身经历的打击并不比常人少,比如汪曾祺,还有苏东坡。

西南联大的日子,既动荡又愉悦,物质上贫穷但精神上充盈。无事下下茶馆,跑跑警报,闲时读读诗书,联大的校风自由而民主。《跑警报》那篇写得尤为精彩。马同学善于跑警报,他晨起看天,只要天

上万里无云,不管有无警报,都背一壶水,带点吃的,夹一本李商隐,去郊外。下午直到敌机不会来了,才慢慢回。这个同学跑警报跑出了境界与高度。还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拎一只很小的手提箱,里面装的不是金银细软,而是女朋友写给他的情书。他视这些情书如性命,偶尔还会拿出一封给别人看,没有嘲笑我的肉麻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俏皮,充满英国式的机智与才华。作者说这些信是可以出版的,他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这句话使我想起一个颇有才情的女友,她也是这样的人。

汪老说,人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人间草木》里的草木是有灵性的,生活是有哲理的,人物是活泼泼的。木心说,“有时人生真不如一句陶渊明”。其实隐于田园的陶渊明与生活在都市的汪曾祺有异曲同工之妙啊。